

# 蒋介石与 1932 年十九路军调闽

郭昌文 翟志强

**内容提要** 1931 年,应粤方保障安全之请,蒋介石令十九路军调至京沪线,陈铭枢也从“剿共”将领成为中枢要员。自此猜忌、矛盾即在蒋与陈及十九路军之间蔓延。淞沪战事期间,由于抗战观念对立,特别是察觉陈铭枢的“异志”后,蒋即将陈铭枢与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划上等号,调十九路军赴闽成为必然。“蒋介石档案”及“蒋介石日记”印证了回忆录资料关于蒋调十九路军赴闽的原因,也提供了一些后者所缺失的细节。

**关键词** 蒋介石 陈铭枢 十九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下简称十九路军)是中国历史上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军队,其头面人物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从亲蒋、拥蒋到反蒋,经历了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1932 年淞沪战事结束不久,十九路军奉命赴闽“剿共”。十九路军为何调闽?《福建党史月刊》2009 年有 3 期刊载了事件亲历者徐由辛的访谈录《亲历者说:十九路军入闽》,对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闽的动机进行了详尽阐述,可归纳为以下 3 点:1. 1932 年蒋下野再起后,无法容忍非嫡系部队驻扎京沪要地;2.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期间破坏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且在抗战期间博得声誉,蒋无法容忍,调开十九路军既是惩罚,又可取悦日本;3. 调十九路军至“剿共”前线,既可“剿共”,又可趁此削弱十九路军,还可牵制两广,可谓一石三鸟。在此之前,还有多种回忆录提及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赴闽一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前因后果。<sup>①</sup> 只是单纯的回忆显然难以把握历史的整体面相。本文利用新近公开的“蒋介石档案”以及蒋介石日记,着重研究蒋介石与十九路军调闽的关系,并就教于方家。

十九路军及其头面人物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皆以“抗日”、“反蒋”著称于世,然而在陈、蒋等人及其所部与蒋介石关系恶化之前,又曾与其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历史。在宁汉对峙、国民党内派系纷争中,陈铭枢与其所部均是“亲蒋”阵营重要力量,而蒋对陈铭枢等人也重视有加。

十九路军前身是邓铿任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为陈铭枢。十九路军著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均出自此团。其后该团逐渐扩编成粤军第一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北伐战争

<sup>①</sup> 相关回忆录,大陆方面出版的主要有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林知渊:《政坛浮生录》,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 22 辑,1989 年印。台湾方面则有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文海出版社 1978 年版。

中又发展成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

随着北伐的推进，革命阵营内部分裂加剧。在日渐高涨的反蒋浪潮中，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陈铭枢力挺蒋介石，1927年3月离开武汉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陈部在北伐中战绩显赫，参与了克复汀泗桥、贺胜桥等重大攻坚战役。陈的出走成为南京方面喧嚣“清党”的重要口实，蒋趁机大加利用。4月13日，蒋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指责武汉方面压迫功臣，逼陈出走：“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转战湘鄂，底定武汉，劳苦功高，竟迫令宵夜出走，反散布谣言，谓中正令其捕拿中央执行委员，不愿违心，遂行辞职。陈君犹在，电文可查。”<sup>①</sup>20日，蒋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召集黄埔同学会，再次痛斥武汉方面“赶走”陈铭枢，蒋说：“武汉这个地方，是我们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和一般国民革命军将士流了许多血换来的，陈军长眼见他们横行跋扈，实在看不过去，要想制止他们，就给他们马上赶走，并且不许我们忠实的国民党员在武汉立足。”<sup>②</sup>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在蒋身处困境之时，陈再次给予蒋有力支持，蒋则视陈为亲信，常与其共商大计。8月3日，蒋与陈铭枢等人讨论去留问题，“金谓公不可去”。<sup>③</sup>随着宁汉矛盾日渐聚焦于蒋，蒋下野离职势不可免。陈铭枢转而认为蒋“出洋为是”，蒋又称之为“甚有见解”，采纳了陈的意见。蒋旋即抵达日本，陈铭枢也跟随前往。在日本期间，蒋陈数度会晤，共商出处。10月16日，蒋“由芦之湖往汤本访陈铭枢”。10月21日，蒋与陈铭枢、张群商讨时局，决定“仍主不出”。<sup>④</sup>

1927年11月，陈铭枢应蒋光鼐、蔡廷锴电请，回到福建军中，重握兵符，指挥第十一军。不久，第十一军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因驻粤问题发生恶战。蒋担心陈部失败，打算让陈铭枢“速将所部开来长江”，以保全实力，又叮嘱钱大钧“密为晓谕”。<sup>⑤</sup>但陈部回粤意坚，在桂系黄绍竑部的支持下，第十一军终于击败第四军，赢得驻粤之争。

随着编遣会议的失败，国民党内拥蒋与反蒋军事集团之间展开了几次大规模的混战，陈铭枢及其所部始终坚持“拥蒋”立场，为蒋赢得派系之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在广东陈铭枢以及陈济棠等人的支持下，很快打败了桂系。蒋分析战争取胜之匙时说：“此次讨伐武汉，各方响应，以粤省关系为最大。陈铭枢、陈济棠均能忠实了解，使西征之军一枪不发，仅由海军略事炮击，即告粉平。”<sup>⑥</sup>

1930年夏，蒋与冯、阎、桂逐鹿中原。大战伊始，蒋即要求陈铭枢部的蒋光鼐与蔡廷锴两师集中韶关，以备速出长江。<sup>⑦</sup>不久蒋又电陈铭枢，要求“以蒋蔡两师先乘海船到南京，候令加入作战，巩固武汉”。<sup>⑧</sup>对于蒋的命令，陈铭枢表示“蒋、蔡两师已做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sup>⑨</sup>当时广西的张桂联军乘机反蒋，“全力窜湘”，蒋、蔡率部在湘南重创张桂联军，“全线击溃，俘虏五千，缴械四千，逆军师长梁某阵亡，张、白落荒，此部殆已完全解决”。此时蒋指挥的中央军在中原战场上正处于胶着状态，湘南战事消息传来，蒋大为振奋，称“得此大捷，不惟湘鄂粤桂可以无忧，即中原战事亦

① 《蒋中正档案》（以下简称《蒋档》）事略稿本，第1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89页。

② 《蒋档》事略稿本，第1册，第340—341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1册，第639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2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90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2册，第256—257页。

⑥ 《蒋档》事略稿本，第5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335页。

⑦ 《蒋档》事略稿本，第8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31—132页。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8册，第157页。

⑨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7页。

得转机,殊勋伟绩,欣慰实深”,并要求蒋、蔡两师“即集中株洲北来会战,共同歼灭阎冯,澄清中原”。<sup>①</sup>不久,蒋蔡两师又转战中原战场。为了表彰陈铭枢部助战之功,蒋将其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对蒋、蔡军费,“特别费每月增加二万元,仰向经理处具领可也”。<sup>②</sup>陈铭枢向中央推荐人选,蒋也予优先考虑。1930年12月,陈保荐彭一湖,称其为人“意志忠纯,守正不阿”,蒋即电告陈立夫,令推彭为监察委员。<sup>③</sup>

不久,因约法问题,蒋强弓硬拉,鲁莽行事,软禁胡汉民于汤山,再次引起国民党内巨大的反蒋浪潮。在粤方紧锣密鼓筹划反蒋之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却离开广州,“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sup>④</sup>随之,陈应蒋电邀进京,与蒋晤谈。在粤方不断发动反蒋攻势时,陈又在赣州“剿共”前线发表拥蒋通电,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sup>⑤</sup>陈的“拥蒋”“忠心”,使蒋“颇足自慰”,很自豪地称“以托人不负我也”。<sup>⑥</sup>蒋在军政事务上,也主动征询陈的意见,“对军队区分事,须问真如”。<sup>⑦</sup>此时陈铭枢的一切言辞在蒋听来都是那么入耳,“晚与真如长谈,彼规我在客观上注意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sup>⑧</sup>“情”到深处时,蒋甚至要与陈结拜为异性兄弟。<sup>⑨</sup>

## 二

随着十九路军移师京沪线,陈铭枢也由“剿赤”军右翼军团总指挥改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并在蒋下野后成为孙科“看守内阁”重要成员。蒋与陈铭枢及其所部之间密切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矛盾、猜忌由此产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谋求和谈解决争端。粤方以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为前提,“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sup>⑩</sup>蒋随即同意粤方要求。9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兼代淞沪警备司令,十九路军奉调京沪线。

在十九路军调动过程中双方即产生了嫌隙。当时十九路军驻扎赣南“剿共”,根据宁粤双方协议,十九路军开赴京沪线,赣南由陈济棠派队接防。在十九路军开拔数天后,粤军仍未如期接防,蒋认为“十九路军全部离赣州,则伯南(即陈济棠——引者注)必不派队来赣南接防。如此,赤匪在赣南蔓延,更难剿灭”。要求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与第七十八师,非候陈济棠正式部队二十团来接防,不可先开。“如第六十一师未开动更好,否则,仍须速回赣州”。并要求第六十师速调南京。<sup>⑪</sup>十九路军作为一个整体,如今一部要“速调南京”,一部要留在赣南等待粤军接防,“好事者即以此为分割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8册,第300页。

② 《蒋档》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574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9册,第207页。

④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年印,第103页。

⑤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第1张第3版。

⑥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手稿本(下同)。

⑦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4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5日。

⑨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⑩ 《蔡元培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9日),《陈布雷个人全宗档案》,第771页,转引自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⑪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185页。

之意”。<sup>①</sup> 接到命令后，蔡廷锴不知所措，“心颇抑郁，盖不知本军如何分割也”。<sup>②</sup> 于是，蒋于10月19日亲电蔡廷锴，说明须留赣州理由，“全部调京，早已预定，何有问题。惟赣南防地空虚，须俟伯南派正式队伍接防”。同时，蒋对蔡不信任南京中央颇有微词：“今伯南之电，只言须俟和议有成，派队接防，则其无诚意接防可知。且何日来接，所派何部，及兵力几何，皆未订明。乃信伯南为必可奉命接防，疑上官为有意陷害，是可信者而不信，不可信者而信之，是非不明，轻重倒置。”并认为这种“是非不明”正是导致“革命所以不成”的原因。<sup>③</sup>

蒋虽贵为国家军队最高统帅，此时嫡系、杂牌意识仍很强烈。1931年初，因调非嫡系的孙连仲部赴赣一波三折，让蒋“四顾茫然，几无一线乐趣”，惟见“直属师旅团长，整齐而有气概”，“聊足以自慰”。<sup>④</sup> 十九路军虽曾在“宁汉对峙”、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中屡次拥蒋，毕竟非蒋嫡系，蔡的“可信者而不信”，“是非不明”必然让蒋对十九路军心生反感，但这只是双方芥蒂的开始。

在十九路军入驻京沪线不久，蒋又开始对负责调停宁粤纷争的陈铭枢极度不满。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陈对蒋下野的态度；二是陈在蒋下野后内外政策上的主张。

在1931年底的宁粤和谈中，粤方坚持蒋必须下野才能合作，而陈在蒋去留问题上也附和粤方。12月11日，陈致电蒋介石称：“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sup>⑤</sup> 又据蔡廷锴回忆，蔡认为粤方条件未免过于苛刻，不同意蒋下野，否则，必然导致分裂。而陈铭枢则是“微笑不答”。<sup>⑥</sup> 蒋本不欲下野，曾打算“带兵北上抗日，而对内则尽量退让，以诚意与粤方合作”。<sup>⑦</sup> 得知陈铭枢态度后，蒋十分震怒，怀疑陈借调停之机以收渔利：“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抑其利用若辈以期得渔利乎？”<sup>⑧</sup>

在内外困境下，蒋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照准，推林森代理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不久，孙科成立“看守内阁”，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在国民党蒋、汪、胡三领袖拒不合作的情形下，“看守内阁”面临生存危机，最主要的是财政问题与对日外交。对于财政困境，陈铭枢等人曾拟“提用公债基金，暂行停付内债本息”。至于对日外交，外交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sup>⑨</sup> 蒋很快就得到情报，获悉“陈铭枢主张尤烈”。<sup>⑩</sup> 对日绝交与此时蒋开始确立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外交方针相左，在蒋眼中成为“破坏全国外交”之举。而解决财政困难的“提用公债基金，暂行停付内债本息”则被蒋视为“倒行逆施之策”，“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在蒋看来，这一切无疑是“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sup>⑪</sup>

而陈铭枢居然“主张尤烈”，引起蒋的反感势在必然。果不其然，蒋在重回南京不久，即在汤山约见陈，告诫后者“国家大事，当彻底细思，实事求是，非粗疏贪躁者所能一蹴而几也”<sup>⑫</sup>，所指正是陈在“看守内阁”时期的所作所为。愤激之下，蒋甚至将自己下野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归咎于陈一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1—193页。

②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191—193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19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⑥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

⑦ 《蒋档》文物图书，《困勉记》卷二十，第471页，转引自肖如平：《宁粤对峙与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民国档案》2009年第2期。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⑨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4页。

⑩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36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⑫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66页。

人，“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sup>①</sup>

历史有时会上演相似的一幕。此种对陈的痛恨不禁使人想起约法之争前蒋对胡汉民的态度。1931年，因胡汉民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蒋对其不满臻于极至，经常在日记中痛骂胡，其骂的特色之一就是“将党政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胡，蒋称自胡‘加入政府以来，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sup>②</sup>结果，蒋强行扣押胡汉民，以强弓硬拉的方式解决政争。当时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警戒京沪线，而且通过约法之争及其后果，蒋也逐渐意识到“强弓硬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不大可能对陈用强。但经历下野这段期间的观察，蒋对陈不可能再是“托人不负我”，而是感叹“知人不明”了；对其亲信部队驻扎京沪也不会没有担心。随后淞沪抗战的进行，民族危机的深化本应利于二者弥合分歧，却因蒋对陈及其部队抗战中的行为不满，尤其是察觉陈的“异志”后，进一步加剧了蒋对陈及其十九路军担心的程度。

### 三

淞沪抗战期间引发蒋与陈及十九路军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抗战观念及其行为的冲突；二是蒋已察觉陈铭枢与以反蒋为旨的第三党关系密切及其他“异志”行为。

坦率地讲，淞沪抗战期间蒋的抗战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不抵抗”还是有很大区别。淞沪战事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即通电各军：“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要求全军革命将士“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与暴日周旋。<sup>③</sup>并令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中央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组第五军开抵上海，支援抗战。蒋甚至令江西“剿共”前线的熊式辉、朱绍良，抽调“剿共”之兵开驻浙西，以便进援京沪，并称如果“局势紧张或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sup>④</sup>不过，蒋此时并未下定彻底抵抗的决心，而是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相较之下，陈铭枢及其十九路军抗战决心则更为坚决，这也必然反映在抗战行动上，而在蒋看来无疑是违背军令统一之举。淞沪战事前夕，即1月27日，吴铁城就电蒋，担心十九路军会引发冲突：“惟十九路军极激昂，顷晤贤初、孝悃极愿不惜牺牲，故随时有发生冲突之虞。”<sup>⑤</sup>随着战事的进展，蒋对十九路军积极攻击日军以致战事扩大愈发担心。为此，蒋于2月13日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十九路军前线指挥官：“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sup>⑥</sup>不过，蒋的抗战态度显然很难为陈铭枢等人所接受。2月24日，蒋介石与汪兆铭、何应钦、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共商对日方针。蒋注意到日本“阁议闻为战费不能决定大出援师”，因此我方“应仍照原定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在说明此方针如何具体操作时说：“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交涉途径进行交涉。不得胜利，乃再力与决战。是交涉之时，即为我秘密准备抵抗之时机也。不过在此时间不可不稍示退让，以表我确有和平之诚意耳。”据蒋描述，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1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14日。

③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22—223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82页。

⑥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0页。

“陈铭枢、李济深有表示反对之意”，而蒋则“大义凛然”地说：“在今日孤注一掷，虽败犹荣，吾人固可得有虚荣也。然亡国而不恤，岂吾人所忍为哉。诸兄于心安乎，以为安则为之可也。”<sup>①</sup>姑且不论其中的是与非，这也并非本文主旨。其中毫无疑问透露出蒋对陈铭枢的愤怒之态。4月2日，蒋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将对日战事困难的因素归结为军队缺乏整理。如何整理，在蒋看来，“军事统一”最为重要。<sup>②</sup>当时直接与战的中国军队除了临时编组的中央军第五军外，就是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言外之意已很明显。

此外，十九路军积极抗战之举为其赢得了抗日英雄之誉，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一时成为民族英雄，声望达于极致。对此，蒋介石不可能毫无介怀，称十九路军方面“只一味自夸其勇，是武人好胜之通病”。虽然自称“又何必怪之哉”。<sup>③</sup>强调“不怪”实际正是在意的体现。前线中央军将领则及时向蒋汇报外界对中央军的观感，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蒋对此事的心思。中央军驻师常熟期间，何香凝前去慰问，张治中即向蒋报告何对中央军的好评，称“何香凝委员来职军抚慰，认职军之损失较十九路军为大，甚称职军勇于抗战，外面谣言始知不确”。<sup>④</sup>

如果说抗战观念不同只是引起蒋的不快，十九路军的盛誉或许蒋可以不介意，那么此时察觉陈铭枢与第三党关系等“异志”行为时就足够引起蒋的恐惧了，这很可能是蒋调十九路军离开京沪线最根本的因素。

据陈铭枢回忆，陈与积极从事反蒋活动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早有联系，并有密信往来，虽用暗语，却都是亲笔。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时，在邓身上搜获陈致邓的密信。陈并推测此信“可能是邓被捕后经过了若干时间才被蒋介石发现的”。<sup>⑤</sup>根据“蒋档”，蒋发现陈与第三党的关系极有可能是在淞沪抗战期间。从1932年3月4日起，蒋多次提到陈“感于反动”，并质问于陈。4日，陈见蒋，蒋以“种种谣言相告”，而陈则“充耳不闻也者，毫不动容漠然而出”。以致气得蒋骂陈为“全无心肝之人”。<sup>⑥</sup>5日，蒋见完陈后，称“彼今感于反动以怨报德，余见其人但有伤心而已”。<sup>⑦</sup>7日，蒋已经清楚地说明“谣言”、“感于反动”的具体内容：“呜呼，真如此次叛变、改常态，乃为第三党所诱惑，贪于首领之虚名，实蒙傀儡之大辱而真如乃毫不自知其为奸恶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叹。”<sup>⑧</sup>1932年1月，陈铭枢当选为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总理，“贪于首领之虚名”应当是指此。<sup>⑨</sup>至此，在蒋心目中，已将陈铭枢等同于当初举兵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如何防范“中央之陈炯明第二或为反动派所煽惑亦随之叛变”就成为蒋重点考虑之事。“如不预防，必有近忧”。<sup>⑩</sup>

此外，从各种渠道获悉十九路军与其他反蒋派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蒋十分不安。比如，1932年2月4日，蒋就得悉：“沪上某某中委等竟多方怂恿憬然（蒋光鼐字憬然——引者注）成立军政府，并谓中央不顾十九路军孤立牺牲，不如早自为谋。”<sup>⑪</sup>2月16日，又得知香港方面消息：“粤桂拟从速成立西南军事分会，由粤中执行部电告散处各地中委会集广州，召开救国会议，一面以实力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84—285页。

② 蒋介石：《整理军队，统一军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第484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80—281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1页。

⑤ 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⑥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45—346页。

⑦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59页。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66页。

⑨ [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14日。

⑪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42—143页。

援助十九路军,一面招陈铭枢返粤,仍为省主席。”<sup>①</sup>诸如此类,进一步恶化了蒋对十九路军的观感。

事已至此,只要上海战事停战有望,调开十九路军即成必然。而此时驻在闽西南的“剿共”部队张贞部无力抵御红军的攻击,接连失去漳平、龙岩、南靖、漳州等地,福建震动。福建省府方声涛和林知渊等人拟请中央抽调十九路军来闽填防,“藉此既增强对抗共产党的力量,又可借十九路军的抗日声威慑服省内的一切异己分子”。<sup>②</sup>于是,在淞沪和议渐有希望时,蒋即打算调十九路军赴闽。4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海停战问题恐有变化,蒋光鼐部调闽问题须从长计议。”<sup>③</sup>表明蒋至少在此之前已考虑调十九路军入闽。5月1日,抵达南昌负责赣、粤、闽、湘“剿共”的何应钦在制定“清剿”计划时,即以蔡廷锴为第四路军司令官,负责“清剿”闽西南及闽境其他各区。<sup>④</sup>

#### 四

就在何应钦制订“清剿”计划,拟以蔡廷锴为第四路军司令官时,陈济棠在广东用强力收编广东海、空军,使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赴闽顿生曲折,体现出此事的复杂性。

1932年5月,陈济棠强行收编广东的海、空军,遭到陈策、张惠长等人反对,引发冲突。粤变一发生,蒋就注意到此事,“伯南撤换惠长,陈策恐亦不保,伯南欲将广东海空军统辖于其所谓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故在京粤友亦多不满伯南所为,恐粤中从此又多事”。<sup>⑤</sup>

根据“蒋档”,在得知张惠长被撤去粤军空军总司令职务后,陈铭枢“急求率第十九路军赴闽,以图报复”。蒋嗤之为“小孩斗气做法,何能成事,可笑亦可痛也”。<sup>⑥</sup>蒋本已打算调十九路军,而陈急求赴闽,反而使蒋颇为顾虑两点:1. 是否引起广东内部冲突;2. 是否阻碍“剿匪”进行。并称此二事“皆于中央与国家有大不利者”。<sup>⑦</sup>蒋应付反蒋派系的惯用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利用派系内部冲突相互牵制,以收渔利。其顾虑“是否引起广东内部冲突”似有美化之嫌。不过蒋担忧是否阻碍“剿匪”进行,衡以当时实情,确也吻合。蒋第二次下野再起后,即极力拉拢陈济棠参与“围剿”。还在淞沪战事期间,蒋即指导熊式辉与粤联络方式,“中意对粤省联络请兄以私人名义通电或派员与伯南联络感情,然后再与之在公务上进行合作”。“剿共”即为公务之一<sup>⑧</sup>,蒋深知按时给予粤方协饷是拉粤“围剿”的重要筹码。对此,蒋亲自过问,要求财政部长宋子文“直电汪院长与中,中自当与之协商妥筹”。<sup>⑨</sup>蒋又提醒自己对陈要“徐徐使其心服”,并以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故事自勉:“诸葛武侯之平南人七擒七纵,以服其心,使不敢复萌异志,然后方讨汉贼报国仇,此其用心可深长思焉。”<sup>⑩</sup>4月17日,在拟定江西“剿共”计划时,以陈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司令”。

因此,为了避免调十九路军入闽引起陈济棠猜忌,以致影响“剿共”进行,蒋派罗卓英往见余汉谋,“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又顾忌余“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私皆有为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20—221页。

② 林知渊:《政坛浮生录》,载《福建文史资料》第22辑,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版,第50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129页。

④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6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230页。

⑥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271—272页。

⑦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328—329页。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22页。

⑨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84页。

⑩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236页。

难”。<sup>①</sup> 于是令何应钦直接与陈济棠接洽，“以此种关系告伯南，使其不生疑虑，以免其与十九路军隔阂。如兄能电约伯南在赣南一晤更好，否则以慰劳余军名义赴赣南一晤握奇亦好，但须先与伯南说明”。<sup>②</sup>

陈铭枢、陈济棠早期同属李济深的粤军系统，二陈曾为争夺粤省控制权结下梁子。陈铭枢也的确对陈济棠“独霸南天”，收编粤海空军不满，并充当陈策、张惠长的传信人，要求蒋予以处理。<sup>③</sup> 可能由此给蒋留下了陈铭枢急求赴闽以图报复陈济棠的印象。不过陈之所以急求赴闽，更多的是担心蒋对十九路军不利。陈铭枢在酝酿十九路军离沪时，告诉陈公博说：“现在包围于十九路左右的已有六师人，只在一夜间，便会全部解决。”<sup>④</sup>

综上所述，蒋与陈铭枢及其十九路军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历史，随着十九路军调至京沪线以及陈铭枢从“剿共”将领成为中枢要员。猜忌、矛盾开始在蒋与陈及十九路军之间蔓延。淞沪战事期间，由于抗战观念及其行动的差异，尤其是察觉陈铭枢的“异志”后，蒋即将陈铭枢与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划上等号。调十九路军赴闽成为必然。“蒋档”及“蒋介石日记”印证了回忆录资料关于蒋调十九路军赴闽的主因：陈铭枢反蒋“异志”为蒋所察觉。这也补充了后者所缺失的细节。

（作者郭昌文，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翟志强，中国美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 14 册，第 283—284 页。

② 《蒋档》事略稿本，第 14 册，第 328—329 页。

③ 《蒋档》事略稿本，第 14 册，第 279 页。

④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197 页。